



路史發揮目錄

卷第三

論說十二篇

辨玄囂青陽少昊

論史不紀少昊

明三正

青陽遺姝

辨伯翳非伯益

原焚

理李二氏

老子化胡說

論恒星不見

佛之名

佛之俗

道以異端明

路史發揮卷第三

宋廬陵羅

泌著

男

莘註

明廣陵喬可傳校

辨玄囂青陽少昊

玄囂青陽少昊三人也說者以玄囂為青陽或以青陽為少昊或盍三者以為一劇為淺陋按春秋緯黃帝傳十世雖未足信然竹書紀年黃帝至禹為世三十以今攷紀亦一十有二世昔漢杯育治始終黃帝而來迄元鳳之三三千六百二十九載帝世季世正



自多有內簡黃帝後有帝鴻有帝魁有青陽有金天而後乃至高陽金天少昊俱為青陽之子攷之書則

無疑質之世則不詭青陽玄囂自二人明矣王冰黃帝經序

云黃帝九子一曰帝鴻封冀二曰金天封荆三曰摯封青四曰青陽封徐五曰顓頊封豫六曰高陽封雍七曰帝嚳封梁八曰帝辛封交九曰姬都封陽子者非謂其生也謂其世也求之世則然矣而其記則誤也二金天當是帝魁三摯當是少昊四青陽則少昊之後六高陽則顓頊之子八高辛則摯九姬都則堯也

司馬公作史記不紀少昊略不識其所出而言玄囂不得居帝位夫少昊之桀度顯在人目三代以來皆所專用祀于五帝之位正於月令之次德之在人如是之著而玄囂不得居帝位則玄囂非少昊明矣

外傳史記古書皆不言少昊為黃帝之子也史記云黃帝生玄囂是為青

陽降居江水此太史公之誤也黃帝之子二十五宗賜姓十二惟紀有二餘十有三皆姬姓也史云得姓者十四人

此本國語為十二姓二姬二紀其文甚明解者乃破為十三蓋不知國語姬紀二姓青陽之失青陽

與夷彭同為紀姓玄囂與蒼林同為姬姓少昊生於青陽循其紀姓帝嚳出於玄囂循其姬姓世本紀姓

出於少昊而帝嚳之子帝堯猶襲姬姓氏姓之來各有派別則玄囂青陽又不得為一明矣玄囂西陵氏之子青陽方

雷氏之子少昊干類氏之子夫玄囂降居江水青陽安得降居江

水之事蓋太史公統記二人皆出黃帝而並列之後

世因傳習而誤之其初宜曰生玄囂青陽玄囂降居
江水爾少一玄魏曹子建之贊少昊也亦稱祖自軒
轅青陽之裔則少昊爲黃帝之孫而青陽之後矣惟
帝德攷云黃帝之子少昊曰清又曰清者青陽也其
子曰摯茲太史公之所取所以致學士之疑者蓋少
昊二字傳之者之贅之也少昊非清而摯卽少昊鄰
子曰我祖少昊摯之立是
也 是以張衡條遷固之違誤謂帝繫說黃帝產青陽
昌意與周書之說異而郭璞亦云少昊金天氏帝摯
之子也然以摯爲青陽之名則又誤矣記注紊亂如
此學士何從而要質之予故詳焉

論史不紀少昊

司馬氏父子世典太史其作史記也首于黃帝而繼
之以顓帝帝嚳又繼之以唐虞以爲紀三皇邪則不
及羲炎以爲紀五帝邪則不應黜少昊而首黃帝學
者求之而不得其說此所以致後世之紛紛而蘇子
之所以紀三皇也竊觀太史公記首黃帝者特因於
世本若大戴禮帝繫五帝德蓋紀其世而非主於三
與五之說也抑以謂後世氏姓無不出黃帝者故首
而宗之至於羲炎鮮有聞焉是以不紀是太史公之
本意也孔安國劉向服虔以黃帝爲三皇而司馬遷
列之五帝首是錯桓譚王肅遂以爲據夫以

黃帝首五帝則五帝爲六而三皇少其一故甄曜度
蓋以祝融氏白虎通益以共工氏鄭康成益以女媧
爲皇而五帝爲六人以謂德合五帝坐者稱之不必
人數拘而梁武遂以遂人爲皇黃帝少昊顓頊帝學
堯爲五帝舜弗豫謂舜非三皇而亦然少昊不紀
非五帝特與三王爲四代尤爲無據然則少昊不紀
則失之矣以爲易不著邪則易稱神農氏沒黃帝堯
舜氏作顓頊且無而况少昊氏乎易傳不言固得謂
之無哉無其人則無是號矣季渺世夏傳者自少豈
直少昊與顓頊乎蓋五帝者皆循黃帝之道無所改
作故易傳不之著劉恕不知出此乃竟黜而不特紀
果爲得歟雖然此特世之所知者也世之所不知者
又不少矣萬禩之下其或書出於巖壁有得以信聖

人所不言者多矣非不之言也言之不及也非言之
不及也制度之不章也言之不及後世因無得而觀
焉此學者之不幸也豈直少昊顓頊邪或曰易傳之
不及之旣聞命矣敢問周用六代樂封三恪何以皆
不及之邪曰不用其樂先賢言之備矣蓋制度之弗
傳爾且大司樂以雲門祀天神以咸池祀地示以大
磬祀四望通夏商周之樂凡六磬古韶字今周官等皆作大磬謂舜樂大
韶之謂別有大磬繆也夫黃帝之樂多矣何獨取之雲門堯舜
之樂多矣何獨取之咸池大磬乎蓋以法度之可尊
醇厚之可樂也所不用者法度之不足而遷之是以

三統曆言周遷其樂故易不著崔靈恩謂非如舞之制又非今宜故越之而用雲門不立其樂亦不爲恪是皆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昔者六國之君魏文侯爲最好古漢孝文時得其樂者竇公獻書乃周官大司樂樂章也厥後河間獻王與毛生等采周官及諸子言樂者以作樂記然大司樂有雲門大卷大咸而樂記則有大章咸池亦自牴牾矣雲門大卷皆黃帝之樂大咸卽堯咸池之舞而大章又堯樂也豈非法度之可尊醇厚之可樂故邪且英韶本皆黃帝之樂後世所不知者鑄十二鍾以韶英韶是也顓帝曰承雲

帝嚳曰大韶則是高陽承之而高辛大爾舜歌九淵以美禹功禹因之爲大夏則固少昊之樂也帝嚳作大韶六列五英舜修而用之則是三后之樂虞兼修而用之矣然韶不言嚳而稱舜淵不稱少昊而言禹者以其備各詳本紀若曰三恪之不封則我未之前聞也少昊之後周封之於莒矣第以代遠而黜于恪顓帝之後爲禹爲陸終禹之裔固已在恪而終之六子周代俱列土宇非不封也帝嚳之後則爲陶唐爲商周唐及商之裔已俱恪矣周固不論也若夫上古之君其世渺矣其系微矣其政散其樂缺有不可得而攷

矣雖欲用且封其可得邪又或封之而所封不見亦
不得而紀也固陋之言固不足惑然後之君子之所
欲聞予得而略乎

明三正

甚矣周秦而下先王之政無一定之說也三代之所
尚正朔異服色殊昔者竊聞之矣果且有是乎哉果
且無是乎哉以爲有是乎而說者以爲正朔聖人之
所不言文武政而正朔循嬴秦不害於治嬴秦政而
服色從三代無損於亂顧其本而已矣以爲無是乎
則說者以爲五帝以來正朔悉異三皇而往服色舉

變不若是不足以爲盛而廣川先生河汾老子猶以

爲言卒不得其衷也或曰授受者循其故革命者變

其時是故夏禹而前不有改也其然乎

孔安國云自古帝王皆以

建寅爲正惟商革命而建用丑周革命而建用子蓋以爲革命者必新制度以變天下之耳目也

昔孔子作春秋書王三月而古之王者必存二代所

以通三統也三易之書首乾坤艮而怠棄三正扈氏

之所以爲不恭者何至於禹而後革之哉

三統合於一元故春

秋書春王正月者九十三王二月者二十一王三月者一十九明此乃時王之正月所以通三統也故漢

宣詔曰春秋於春月書王重三正謹三

微也高堂降云三春稱王明三統也然竊攷之三

皇之代歲皆紀寅顓帝之曆攝提首紀而帝堯之分

四子亦鳥正於仲春是則其建同矣惟虞之法雖不著見而分巡岳鎮必按四仲是則三聖之相授所守一也使舜易堯正則禹改之矣夏正得天明不改也是不然亦人事而已矣蓋亦有天事焉何則天下之事有本有文有因有革文者天之事而本者人之事可革者其文而不可革者其本也在文可革則三皇而必革在本可守則雖三代而必守是故湯既革夏而建用丑矣至於作曆紀元則復以冬首外紀湯革夏改正朔以建丑為正月變服殊號而作曆不復以正月朔且為節更以十一月冬至為元周從之武既革商而建用子矣至於授時巡祭則猶用夏時是則本

此逸周書非汲書也

者未嘗革也外紀武王克紂改建子為正月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用夏時

二事蓋本世紀曆紀實出汲書周月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商湯用師于夏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質示不相沿以建丑之月為正易民文服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越我周王致代於商改正異制以垂三統致於敬授民時巡狩祭享猶自夏焉知夏時不可改改正者示不相沿而已惟元祀

十有二月太甲之正月也不以商正紀惟一月既南

至周書之正月也不以周正書正月繁霜四月維夏

五月鳴蜩六月徂暑九月授衣夏之時也故易說曰

三王之郊一用夏正人事然也春秋書王正月說者為周正月周正建子

天道然也雖然天道始于子而春必寅卯辰若以周之正月二月豈得為之春哉故如周官所言春夏秋冬皆為夏時小雅豳風亦皆夏正毛鄭之說皆然蓋春秋方以尊周何得不用時王之正大傳云改正朔

初言王者得政示從我始改故朔隨新正唐彭偃所謂謂王者之政以變人心為上是也晉傳常侍議應遜禪則不改正朔遭變征伐則改之魏受漢禪亦已不謂此傳曰五帝殊時不相沿樂三王異世不相襲禮

夫不相沿者樂之器而樂之情未嘗渝不相襲者禮之文而禮之實未嘗易是故正朔之所異者寅子丑而春卯秋酉則同服色之所改者黑白赤而上繪下飾則等忠質文雖異尚而盥豆升降之節均爵富親雖異貴而仁義禮信之施一也豈非文者可革而本者不可革乎子曰商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商禮所損益可知也商繼夏周繼商有改制之名

無改制之實革其文不革其本也今夫忠質文之相胥以成治猶寒暑之相待以成歲也有偏勝爾烏可以獨任哉奈何說者離之而指為相救術邪易曰兌正秋也夫以兌為正秋則震為正春而坎為正冬離為正夏也必矣周書之周月曰四時之成歲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十有二月中氣以著

時應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谷雨以故斗必指寅而至冬三月中氣天地之正不易之道

後謂之春必建巳而後謂之夏此不易之道也今也以冬為春而以夏為秋則四時反易而失其位矣且既曰建丑矣而書始復位則曰三祀十有二月是月不易也曰建亥矣而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是時

不易也子丑非春亦明矣建用寅謂之歲用子謂之

也又用先代之曆周正建子而四時之事亦用夏正

如正歲讀法三歲大計羣吏用寅建也如司稼視年

上下之類昔者顏子淵吾夫子之以帝王之道許之

者也方其發為邦之問也則告之以四代之禮樂如

乘輅則商之從服冕則周之從惟至於時則斷俾之

行夏誠以人事之不可得而革也行夏之時見夏政

明商政之得地服周之冕見周政之得人三者備然

後成之以韶樂樂者政之成也昔縣子問子思曰顏

子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商周之異政非乎子思

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商周革命以應天因改

正朔所以神其事而世有為歲本之說者乃謂子當

夜半則輒屬來日遂以子丑之月屬之來歲蓋亦不

知此天事爾夫又烏知日出之二刻半為明聖人本

人事而施之哉知夫此則三正可得而議矣天施地

蓋自有理人生自寅而成於申地化自丑雖然商以

而畢於辰天施自子而復於子此又繁矣建丑革夏正固

不可行之於夏秦以刻建此何等時邪其不可行而

謂之閏位也宜矣漢室承之不之能改至於孝武而

始克用夏魏初建寅至其子叡乃建用丑及孫齊芳

始復從夏唐至永昌尚猶行子既而用夏上元初載

爰復以子又年而復寅紛更膠葛之不可要如此雖

然繇漢迄今千有餘載惟夏正者卒莫能易豈非文

可革而本者不可革歟紛紜之論夫亦豈知三代之
政文變而本不革哉不然三代而下豈予之屑言歟

青陽遺姝

人主有大惑九材者處其四而不材者處其五好貨
貪仙悅女色而事四夷此材者之所惑也爲游觀喜
符瑞好樂便佞而諛佛此不材者之所惑也是九者
皆足以喪身亡國而女色爲尤急子曰我未見好德
如好色者也天下之物好之斯惑之矣小惑易好大
惑易性是故攫金者不見市賈逐兔者不見泰山而
况女色之移情乎艷妃光妓嫖娼柔撓方其好之窮

身究欲以至五情爽越人倫悖繆而不知所爲主雖
其屋漏匪隱無往不用其至有如當塗之子留心閭
室無非肆意得志之所怦怦鞅鞅惟恐不極幽而甚
密也當此之時趙國奚求而不得哉譖愬行於尊俎
之間鳩毒作於言笑之下日媵月浸夫孰得而知之
然則化人而禽率華而夷孰非是邪昔者孔子用於
魯齊景公以犁鋤計歸女樂於季氏而孔子行舟之
僑用於虢晉獻公以荀息計歸女樂於虢公而之僑
去由余用於戎內史廖爲穆公策遺以女樂二人而
由余奔子胥用於吳陶朱公爲句踐策遺以西施鄭

巴而子胥死是非神秘之略也非有駭異之謀也然而四發四中如出一軌良以人之好嗜不大相遠而德色之心不能兩重故雖大有爲之君一蔽於是則從聖如孔子賢若僑余有去而已忠若子胥有死而已尚何道之能行而何謀之能濟哉雖然是特以取小國爾故有以下大國者矣昔者夏伐岷山岷山以妹喜伐夏商伐有蘇有蘇以妲己伐商周伐褒而褒以妲己伐周晉伐驪而驪以姬氏伐晉故曰三代之亡皆是物也然則鄭武公困於胡人而先妻之女以娛其心然後襲而取之重丘氏苦於青陽而先遺之

妹以惑其志然後襲而滅之斯亦秦越人小兒宣轉累效之名方也嗟夫義理之備所以養其心芻豢之設所以養其形也義理勝者正氣盛而天理行芻豢勝者血氣滋而人欲熾人欲熾則好色之心軒天理廢故好德之心輕權輕物重權重物輕此不易之理也三代晉侯既覆于前而吳魯戎虢復溺之于後然繼此者代不乏有是何邪亦不剛而已矣剛者天之德而君子之操也終日乾乾自彊不息則凡天下之物有不足以動其心而况于格物之餘乎刑寡妻刑二女一正家而天下定矣又奚至氣轢萬夫而困躓

於一粉黛假哉。繇此語之貞觀之君亦足以豪矣。

貞觀二十年高麗進美女二、太宗謂其使者曰歸告爾主、美色人所重也、爾之所獻信美矣、然閱其離父母兄弟於本國、留其身而忘其親、受其色而傷其心、朕不取也、近日林邑獻鸚鵡、尚解思鄉、祈請還國、况人乎、乃還之。

辨伯翳非伯益 秦趙宜祖少昊

事有若迂而實先似緩而甚急者世次之亂姓氏之失此人倫之所繇紊習俗之所繇薄也予之紀少昊也既辨玄囂青陽少昊為三人矣復合太史儋老子老萊子以為一既辟仲衍不得為孟虧之弟矣乃復明伯翳不得為伯益之名若字豈無說邪夫孟虧當

夏啟之時而仲衍事商太戊豈有同父之兄先已而出於四百載之前者乎伯翳者少昊之後皐陶之子而伯益乃帝高陽之弟三子隤歎也然世俱以伯翳為即垂益其繆甚矣予嘗攷之伯翳者嬴姓之祖也書傳嬴姓實出少昊其源甚著非高陽後也

吳而鄭語嬴為伯翳之後他記多同中按陳祀世家

侯苗與云陶苗為秦皐陶少昊後也序舜禹之功臣十有一人云伯翳之後平王封之秦

而云伯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又云皐陶卒

封其後于六或在許然後舉益而授之政則伯翳不

得為伯益尤顯故劉秀表校山海經云夏禹治水伯

益與伯翳主驅禽獸是則益翳爲二人亦有能知之者第太史公於益翳有時而不分所以致後生之繆爾秦本紀云高陽之裔孫女修生大業大業娶女華生大費女修乃高陽之裔女而適少昊之後大業之父者蓋大業之父名不著見而秦趙二家遂以母族而祖顓頊非生人之義也郊子曰我祖少昊而嬴氏乃其族也則秦趙宜祖少昊爲得其正班固之徒不知攷此乃直以女修爲男子而系之高陽之後故世遂以伯翳爲伯益不復別也抑又稽之伯翳蓋封於費者也是以有大費之稱若大封大唐者費昌費仲

俱其後也而世亦復諭更以大費爲伯翳之字益可嗤矣且大業者皐陶之父也而史記音義復以皐陶爲卽大業蓋以史記大業之下無皐陶而失之至世紀書乃直以爲高陽生大業又以大業之妻女垂爲大業之子而別出女華之妻名曰扶始扶始生皐陶皐陶生伯益唐書取而用之此春秋元命苞之說不足實也元命苞云堯爲天子季秋下旬夢白帝遺以鳥喙子其母曰扶始升高丘白帝上有雲如虎感之而生皐陶扶始問之如堯言鳥喙子謂皐陶也

原焚

甚矣焚尸之酷也其禽獸之不若乎夫人之所以異

於禽獸者以其存心也以其有禮也孟子曰存心養性所以事天也存養者盡其事而無媿之謂爾生有養死有葬所以事也子夏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也人之生世豈惟自求飽煖逸樂而已哉生欲以爲養死欲以爲禮爾今也生無以爲養而又離之死無以爲禮而又焚之非惟離之又絕之非惟焚之又棄之可謂人乎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夫能養亦難矣而猶未足爲孝然則孝者豈惟能養而已哉必有敬焉旣不敬復不養旣不養復不葬此何理耶曾子

曰慎終追遠則民德歸厚矣喪祭之禮薄則倍死忘生之人衆矣敝帷不棄爲藪馬也敝蓋不棄爲藪狗也孔子貧無蓋於其狗死猶與之席聖人之於物亦且致其盡矣父兮鞠我母兮育我而顧生離之至於凍餒而弗之顧比其死也復一舉而焚之撲之湍流微塵漂散示以不返其不及犬馬也遠矣嗟夫焚事夷俗也在昔三代罪至惡逆乃有焚尸所以示凌遲而絕之人類也奈何末代不知其故反狗夷俗舉凌遲惡逆之刑而施其親豈不大可哀耶嘗試語來砭孕者胎必傷扶生者尸必瘵天地之所以使人重其

生也覺昏而夢靈生冥而死神造物之所以使人謹其死也立和表爲神道陳玄輿而設僞物啓塗輟遣臯嗥而祝發之勿震勿驚凡所以安神而妥靈者惟恐其少不至斧棺裂槨過者褫魄是所謂妥靈耶方其熾焰皮皴盜鑿筋骸縮胸至有起而蹲者茲禽獸亦不忍而孝子順孫時且爲之於汝安乎抑嘗稽之雷公之書炮炙之方一骨一石必曰存性而今焚者晞薪煇燥橐而鼓之務桀其事靡遺餘力父母之一性果復存乎然而愚者卒惑至自喜其能然曰予之能事畢矣反控其故則曰佛者教也彼善爲祝而善

懺是將生善地也吁一何愚之至此極耶世有導人溺者語人曰我善爲祝將俾而爲水仙而第溺之母憂而信之乎夫旣已離而絕之方且燔不根之故楮以爲薦旣已焚而棄之方且作無用之蠻語以爲祝其果信乎生受離絕之苦死受焚棄之酷而顧區區從事於無有所益之薦祝是之謂放飯流餽而問無齒決其不情誣悖也明矣曩予觀於秘閣閑談有鄭民張福詮者貴難爲雷所撲其妻焚之中道忽外旣而讖曰福詮震死亦備苦矣而又見焚不已甚乎予以是知焚事之爲死者苦也甚矣可不戒歟易曰敦

良吉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夫欲人之歸厚必自
人倫始人倫之切莫若喪祭而顧可爲略耶藏千金
之璧者緹衣十襲匣戶九扃齋沐而出之猶恐不敬
況於親乎王喬之仙彼固以爲天下玉棺是則人情
之不可磨滅者雖天上不廢也且其說曰世尊之死
金棺銀槨其自奉也蓋若此而顧以焚棄之事待世
人乎謂不然矣若曰能遺刑乎則波旬之叫哭文殊
頓足果遺刑乎然則今之爲焚事者真禽獸之不若
也孝子順孫蓋亦爲之却慮而深思邪雖然流俗之
爲之抑有繇矣奉佛事則曰無餘貲而不葬也溺陰
陽則又曰無善地而不葬也嘻上世無佛地獄何無
末代誦經天堂何有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
無則已有則小人入而顧佛者何爲忠孝旣昭三鶴
自戾碑諫雖宗無後可守高緯之父母非不卜宅兆
隋文之墓田非不叶吉而反爲殃亦可以理曉矣然
則世之君子盍亦爲之觀相而節度之乎設棺槨以
斂之捐壙原以安之使比化者不暴於外追遠者不
失其處而又爲之法制以禁其逾期不葬然而爲佛
事說陰陽者其亦庶乎其可矣

內翰洪公邁隨筆云自釋氏火化之說於是死而
焚尸者所在皆然固有炎暑之際畏其穢泄斂不
終日肉未及寒而就爇者矣魯夏父弗忌獻逆祀
之議展禽曰必有殃雖壽而沒不爲無殃旣其葬
也焚烟徹于上謂已葬而火焚其棺槨也吳伐楚
其師居麻楚司馬子期將焚之令尹子西曰父兄
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謂前年楚人與吳
戰多死糜中不可并焚也衛人掘褚師定子之墓
焚之于平莊之上燕騎劫圍齊卽墨掘人塚墓燒
死人齊人望見涕泣怒目十倍王莽作焚如之刑

燒陳良等則是古人以焚尸爲大戮也列子曰楚
之南有炎火之國其親戚死務其肉而棄之然後
埋其骨秦之西有儀渠之國其親戚死聚薪積而
焚之燠則烟上謂之登遐然後成爲孝子此上以
爲政下以爲俗而未足爲異也蓋是時其風未行
於中國故列子以儀渠爲異至與務肉者同言之

原理李二氏

世之繆誤者無氏姓若非世姓之無統也繇人之
好言氏姓者繆誤之也予越路史而後天下之氏姓
始得其正矣臯陶之後有嬴氏偃氏以其爲理則又

有理氏李氏理天理也故天官書云左角為理然則李理二字在古特通爾非有他義也陸佃說禮用云李水之子又水子也可謂正矣仁實也故古以為理官之字管子書云冬李也又云黃帝得后土辨乎北方以為李而呂春秋亦云后土為李又云臯陶為李昔晉文公命李離為李以為臯陶之後是矣是古者理官之理字直為李其義一也傳云一個行李即昭公十三年傳之行李也杜云行李謂使人今世並用理吏也小行人也而孔晁本亦作李云行李行人之官富公三十年傳行李往來郵閣頌云行李咨嗟蓋在夏商之代已有此李氏矣詳少而姓氏之書及

此史若唐新舊書等乃云老子生於李下而以為姓

或云因亂食苦李而得姓或又以為饑餓木子而姓

之均為妄誕范祖禹云書云臯陶為士而史以為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為李氏所出尤非族

類唐之先祖出隴西狄道非如商周世次之可攷也夫謂唐出狄道可矣謂李不出臯陶則未覈暨

葛孝先直謂老子之母李氏女也故老子因母以為

姓迨其孫洪傳諸神仙因謂老子生於李家猶為李

姓非也漢屬國侯李翊碑以李氏為出於箕子尤為

無所本矣吁後世之妄日益繁矣氏姓不勝誤孰正

之哉

老子化胡說

德經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

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嘗謂道陽而德陰老氏歸陽釋氏歸陰分道德為二經其

義斯在昔未有知此者惟道君皇帝以僧為德士蓋體之矣夫一性之元湛然虛

徹曾何有于生死哉其所以生死者出則為生入則

為死而已矣生之徒十有三謂十之中生者居其三

也死之徒十有三謂十之中死者亦居其三也而人

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者則是一性本生而顧不能

靜每以物動而自趣於盡者十又處其三也蓋生者

居其一而死者處其二也既已十管其九矣而其一

置而不顯者是何邪非出生而入死者邪乃不生而

不死者也是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也佛

者之教不出於此矣老子之所以化胡惟此道爾謂

之德經事可見矣詳五千文意蓋留猜後人者而韓非以為四肢九竅三生李宿以為

之食神祿與倒食陽干前一陽干為食神後一陽干為倒食互相食伐皆在于十三數以是為所言生死

之徒溺於術矣然釋氏之無知者輒諱其事又從而誣罔之

固非毗睥尸之意釋氏推過去毗婆尸佛而老子者不知出此

乃復羣起而較其容儀之盛衰與夫出世之先後以

爭之祇見其不能勝爾雖然釋子之無耻豈惟誣老

哉義媯孔顏之聖且弗免也彼腐儒者既莫之能適

又從而怖之吁釋有所謂造天地經二云實歷止菩薩下生世間號曰伏羲吉祥菩薩下生世

間號曰女媧摩迦葉號曰老子儒童菩薩號曰孔丘復有清靜法行經云真丹國乃能從化其見侵侮迦葉往為老子淨光童子往為孔丘又遣月明儒童往為顏回三弟子者出生其國乃能從化其見侵侮如此故唐杜嗣先有吉祥御宇儒童衍教之說而韓愈曰佛者云孔子吾師之弟子也釋者遂有詆韓論甚矣其無忌憚也雖然道家者流亦有記莊王癸巳之歲一陰之月老君遣尹真人喜乘月精白象下天竺於靜飯夫人口中託生佛者嘻事亦善於報復矣夫天下之事豈有二道老釋之教其初則一第其立教各開戶牖以自為異而未遂至於不相涉爾今漂水縣南七十五里有儒童寺者本孔子祠唐景福二年遂以為孔子寺以孔子適楚經此南唐改曰儒童寺故予嘗謂江南之亡非文之罪用浮屠之過已丑閉日闕化胡經書

論恒星不見

語之無所稽妄言也聽之而不審妄信也和之而弗

擇妄隨也佛者曰方摩也之誕也川地震動天夜有

天而恒星不見此則妄言者也佛之父為淨飯王母曰摩耶夫人摩耶者

莫邪也故古今論衡周書異紀云姬周昭王之二十四

年甲寅之歲四月八日井泉泛溢宮殿震動而恒星

不見五光貫于太微王問太史蘇繇對曰西方有聖

人生却後千年其教法來此矣是以世謂孔子書恒

星不見者將以為異時之證而傳記悉從之此則妄

信者也汲紀年云昭王末年夜有五色光貫于紫微其年王南巡不返所引異紀蓋即此爾按春

秋在昭王之後夫春秋所書恒星不見乃莊王之十年甲午

之歲上去昭王之甲寅有二百四十年之差故顧微

之吳地記謂佛法之始典籍無聞而亦狗舊以魯莊

公之七年夜明恒星不見為佛生之日然恒星之不

見乃四月辛卯之夕是歲四月丁亥朔辛卯乃月之

五日非八日也是皆不得而牽合者莊公七年乃見

齊王中有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語謝丞漢書以為

祭丑七月十五日託於摩耶之腹莊王十年甲寅四

月八日始生然莊王十年乃甲午又非甲寅甲寅又

後二十年此則腐儒習于妄說屬意牽合而不知所

致者蓋釋之徒欲蔑老子化胡之語故推而上之于

昭王之時老者又不能以其道勝復為誰曰老子以

商王陽甲庚申之歲降于玄妙之胎紛紜誕妄不可

彈紀使知退之弟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于弟之語

則必不為嗟乎川地震動天夜有光而恒星不見星

此妄矣隕如雨變有大於斯者乎傳曰謀臣如雨言其多也

左氏謂與雨借穀梁言既

隕而後雨皆非夫晝星不見則見是夕無雲及雨矣

故公羊曰非雨也春秋來修魯史記曰雨星不及地

尺而復孔子刊之曰如雨豈得雨借乎本行方三川

經云虛空無雲自然而雨陋者之談經如此

之震於幽王之時也伯陽甫以為周亡之證厥後果

然詳春秋外傳而歷攷前代天夜有光漢成帝元延元年

恒星不見古曰主不嚴

星隕如

雨漢永始二年二月癸未晉太始四年七月皆西流

北行至曉不可計又二十四年正月大星皆西流至

旦日光定乃止大明五年三月流星數千萬並西行

梁中大通四年七月甲辰隋開皇十九年十二月乙

未廣德二年二月丙寅中和元年八月癸丑及十三

旅拒王命後乎此則齊晉主盟王室遂衰永始之間亦以五侯擅權王莽篡祚自此而還晉梁尤多蓋皆佛氏浸昌之應皆非佳事况諸祆叢夜今古獨此使佛果因此變而生固非家庭之令器矧復年庚日甲無一者之可合邪然倡之者皆以為實勃又從而神之茲非妄隨者邪或曰安知非昭王時乎曰非也彼所以牽合為八日爾古今占鏡云莊王九年四月八日巳失不攷而杜預更以為七日豈自為長曆而自繆之邪又按高僧傳世說宋書劉宣傳皆以四月八日為佛生日而歲時記乃以四月八日為彌勒生二月八日為釋迦之生信捨之家庭八關齋香花遶城謂之行城故壽陽記梁典有四月八日行城樂而阿那含經謂是日當行八關之戒云二月者蓋以周正而記者妄別之爾故言佛年十九以四月八日出家而本起經云二月八日踰城出家則此八日特出家之日又非其始生日也再攷春秋恒星不見後百十五年而老

始生而十有五年而孔始生妄者不知乎此求以相先故一意推而上之爾于通曰三教可合為一既曰三教則孔老釋迦之生必不異時而佛決不以恒星不見時生三國鼎立何有異代傳記之言誠不足惑然知佛教必出于老者以抑又言之恒星之不見雖出生入死之章知之也非必佛之生然稽其變知亦為後來之有佛也謂孔子為有為書之庸有之矣劉向日夜中中國也其子歆曰夜象夷狄夫歆向雖說異同而其言俱理何則聖人不識夷狄因其有弊而中國蒙其弊則著之佛之為中國弊也篤矣三代之時關譏而不征凡奇伎奇器怪迹孟行者皆不得進於城門之內慮其搖民蕩眾而不之能出也彼佛之教固非三代而下有也

三五之時固已足是人矣晨門荷蓀何代無有第先
王之道充滿乎天下天下之人厥有恒性而彼之偏
習無自入三代而下四體虛羸方切畏戒而且不知
守此邪風戾氣所以得長驅而入之方莊列之出也
佛之教將出矣孔子知之而莊列不知也觀微子之
篇則見聖人之所以憂焉者矣三代之際每切譏禁
豈苟爾邪及後之世不惟撤其譏禁而從之又延之
相內而盡室以聽之矣二千年間其颺精破膽以至
於死者不知幾千百億而猶以爲得邪夫狂者東走
遂狂者亦東走迷者赴水拯迷者亦赴水此未爲失
也其所往同而其所以往則異也今也見狂者之走
亦竭蹶而效之觀迷者之赴水亦褫禴而從之其狂
迷亦甚矣豈不哀哉

佛之名

學記曰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拂釋名曰轡佛也言
牽引佛戾以制馬也故曲禮曰獻鳥者佛其首畜鳥
者則勿佛佛者拗戾而不從之言也觀弗制字以一
弓從兩矢豈不佛哉語曰從諫勿拂是輔拂之拂亦
作芻張義可見矣佛曰吾之道佛於人者也有人曰彼
之道佛於我者也有人固以此而名之佛固以此而自

名其所謂佛如此而已。而庸人事佛。欲以崇之而不
得其嘉號。則轉其義以從嘉釋曰佛者覺也。噫謂佛
為覺亦不知所以覺矣。梁武以佛有悖音始改悖音

子京即於國語音義正之雖然世俗之所以尊之可謂至矣。然皆

欲尊之而不知其所以尊之者。予請得以大其說而
遂解之曰。滿世之人皆莫能譽佛。欲夸其事。我則能

言之矣。瑞應本起因果之經皆所以浼佛者也。胡不

揚孔子中備經之言以附之乎。中備經曰觀夫震爻

之動則知有佛矣。又胡不舉列禦寇所記商太宰問

孔子之語以譽之乎。其為說曰太宰見孔子曰丘聖

者歟。孔子曰聖則丘豈敢博學多識者也。三王聖者

歟。曰善任知勇者聖則丘弗知。五帝聖者歟。曰善任

仁義者聖則丘弗知。三皇聖者歟。曰善任因時者聖

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為聖。孔子動容有

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

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矣。弗

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是則非佛也邪。中備經列禦

寇之說。吾不知真孔子之說歟。非孔子之說歟。然說

如是。則三皇五帝俱不足以方其聖矣。是則佛者不

亦危然甚大矣乎。然則世之人其亦有能如是而譽

各史
卷之三
三四

之乎。吾故曰世之人皆莫能譽佛。欲夸其事。我則能爲之矣。將譽佛者請參之台之說。

佛之俗

長守富貴

浮屠之爲教所可惡者尤惡於以利言也。夫人之情莫不欲生而惡死。欲存而惡亡。欲安而惡危。欲富而惡貧。欲佚而惡勞。欲壽而惡夭。何哉。物重故爾。聖人忘生不留於物。自非聖人未有能免此者。是故貧者莫不欲富也。而處富者更憂其復貧。賤者莫不欲貴也。而處貴者更憂其復賤。危者咸欲安也。而已安者未嘗不惡其復危。生者皆欲壽也。而旣壽者未嘗不

惡其復死。欲之旣至。牢不可解。而爲佛者乃爲姦僞。以中其情。曰吾能生之。安之。貴之。富之。不惟是也。而修吾事者則富弗復。貧貴弗復。賤而安且壽者弗復。病且死也。雖斷無是。而世之愚莫不惑而奔之。至於截髮掛釭。煉腕釘髀。賤身祈嗣。棄子襁災。靡所不至。而莫之禦也。甚至在上之賢。不知孔子所以長守富貴之道。而時且爲之。然貧與賤。病與死。卒有時而不。得離則亦不知以彼爲非也。彼姦僞者。度知貧與賤。病與死之不可免。則其伎有時而遂敗。於是又爲不可勘之說。以欺曰。西方有極樂世界焉。修吾事者死

將得金地以處也。雖斷亦無是而愚者信之愈益。固則亦以其無從質故也。夫舍衛諸國臣服天竺雪山鷲嶺驛使常至。夜叉落刹本乃三國而炮烙地獄。正本自阿育王金剛舍利琉璃碼碯第如華之產。鐵而青獅白象橐佗孔雀。正猶華之畜乘。斷刀破械解驪吐火。皆本幻術而剪髮貫耳吹蠡擊鈸。俱其習俗。本然。世之蠢人曾不之知。乃類推而歸之。不可致知之神。其淺鄙者又倡而爲詭怪之說。殊可抵笑。按晉宋浮屠記云。臨倪國王生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浮屠身服色黃。髮若青絲。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產從左脇出生。而有髻能行七步。如此而已。泊漢哀時景匿受大月氏使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經。其所載者正與老子相出入。蓋昔老子西游出關。過于天竺。教胡人爲浮屠。厥後其徒更相推譽流傳而失實爾。諸如法顯道安輩所記天竺等事。槩可見矣。顧豈若今之詭誕哉。或曰子何釋之。議惟不視其書則已矣。程子有云。佛書直不必觀。觀必入之矣。是則不然。不觀其書。此程子一人事也。今有道者。摘埴而示曰。是之下寶窖也。然後過者。梏足莫不徘徊。覲夫窖之得也。知其罔者。必發掘。明告之。而後來者不惑懷。

恐其入而止之則自亦不明其害之真有無也人滋不信矣故予爲之發其虛窖以諭之則人心庶乎其正矣嗟夫堯孔之教立之如登天浮屠之人壞之如燎毛因循苟且此天下之至大患也庸人之所喜而聖人之所憂焉者也庸惰之徒易以誑惑而况樂因循而彼且與其因循安苟且而彼且誨之苟且此其教之所以易與而不可返也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終日乾乾天行也未聞以因循苟且爲之德也障百川回狂瀾君子曷動心焉

道以異端而明

無異端則聖人之道尊然有異端而聖人之道愈尊道豈異端之所能昏哉浮雲翳月月何嘗昏其所以爲月者常存惟決其翳而月愈清異端害道道何嘗昏其所以爲道者常在惟去其害而道愈明爾道以異端而昏亦以異端而明也佛老孔氏之道端大不同矣而世之人每惑而不能判者惟不知其所異爾其所以不知其異者繇其不能合見故也不合其見安明其異不明其異烏識其尊此聖人之道所以至今爲不明歟泌請獻其所以異夫老言命佛言性而孔氏則兼陳乎性命老說生佛說死而孔氏則兼明

乎生死老修道佛脩德而孔氏則合道德而修之茲
其所以大不同也雖然老之於性非不言也而以命
爲之重於德非不修也而以道爲之本佛者則不然
惟知性之爲急而無俟於命知德之爲尚而不契於
道其所以違於道命者亦徒不知下學之義與夫窮
理而已矣若老子者非惟恭篤禮信治國有道而兵
戎之事尤所致力博愛之方旣已異於彼矣至於孔
子則天地功深生人道備何特生死性命之一端邪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夫異端之害道在所攻矣
而聖人且不之攻者非不之攻也攻之則害尤甚也

春秋之法責備賢者彼之道可與行邪吾固不得而
不責今旣知其不韙則不應與之矣乃奮而與之較
旣以爲異端則不應進之矣乃引而與之列虎兕出
於柙而牛羊殞於陸矣然後從而仇之是誰之過歟
嗟乎佛之爲吾道害也久矣昔之大賢莫不欲去之
也然迄莫去之者睽者又從而挽之也王子曰吾乃
今知三教可合爲一柳子又曰其言往往與易論語
合夫將取其不合者辨之是與而較之矣夫旣引而
與之列而三之是誘而進之矣豈非攻之則斯害也
邪學者之大患莫大於不識易而妄言王舒子曰大

易之妙盡在佛書此宗元之憤憤也更引之邪今夫
蚩氓稚子見弄木虎者驚喜嘆訝且畏且愛歸而誇
于鄰之嫂逾年未已而乃不知彼真虎者耿耿蹲伏
深林之中神色不動死不異狗第人不可得而卽之
然則庸人之要佛者亦蚩氓稚子之愛木虎者以其
可卽而弄之爾二子之說予將置之邪則恐世之人
以爲真而莫之識辨之邪則復慮若等惑之之深而
反見誹以貽斯害之災雖然猶不得而不略正之大
抵天下之事大過則反傷理之常也真君之坑沙門
毀像事至與安而復建德之毀經像還僧道至大象
而復及會昌之撤寺宗民僧尼至大中而復夫亦豈
知易道之變通哉曰然則終不可攻邪曰正其義不
憂

史記

卷三

二十九



卷之四